

黄尚军 著

# 四川方言 与 民俗

(增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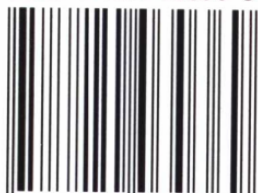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重修订 补缺疏 孜孜以求  
考方言 辨民俗 探索新路



1996年初版本

ISBN 7-220-03036-3



9 787220 030369 >

ISBN 7-220-03036-3/H · 166

定价：36.00元

·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

# 四川方言与民俗

SICHUAN FANGYAN YU MINSU

[增订本]

黄尚军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年1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方言与民俗/黄尚军著. —2版.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4

ISBN 7-220-03036-3

I.四... II.黄... III.①西南官话-方言研究-四川省②风俗习惯-研究-四川省 IV.H1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5841号

SICHUAN FANGYAN YU MINSU

## 四川方言与民俗

黄尚军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封面摄影  
技术设计

李洪烈  
邱云松  
陈锦  
王跃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四川新华印刷厂  
880mm × 1230mm 1/32  
14.25  
400千  
1996年2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2版  
2002年1月第2次印刷  
1001-3500册  
ISBN7-220-03036-3/H·166  
36.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向  
熹  
序

50年代我第一次读到罗常培先生的《语言和文化》，非常钦佩他那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和新颖的研究方法。到了80年代，我国语言学界沿着罗先生开辟的道路，把汉语和汉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逐渐多起来，特别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十分活跃，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些专著，黄君这本《四川方言与民俗》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

顾名思义，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四川方言研究，而是把四川民俗乃至历史和四川方言研究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了四川方言词语反映的四川民俗、四川民俗对四川方言词语的影响、四川方言的形成，同时考证了部分四川方言的本字，探讨了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四川方言词语，内容相当广泛。在方法上，本书既强调语言分析，又注重调查研究；既着力

于平面的描写，又用心于历史的追踪和相邻方言的比较。源流并重，纵横兼顾，这就使全书具有相应的学术深度和广度，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四川方言词语的面貌，它们怎样受民俗的影响，从而了解这些词语的深层含义，而且可以了解到四川方言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这本书实际上突破了方言研究的范围，是一次新的科研尝试，它是成功的。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本书可读性较强，能引人入胜，不像一般方言著作那样枯燥。因此，广大读者会欢迎本书的出版，是没有疑问的。

黄君写这本书，有他的优越条件。他是成都人，对于成都的方言和习俗，自幼耳濡目染，熟记于心，下乡、参军、提干、教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四川大学攻读汉语史专业，取得硕士学位，培养了较强的语言分析和科学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黄君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目标确定，就全力以赴，不获成功，决不停止。凭借这种精神，数年来黄君于工作之余，放弃了一切休息时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以从事本书撰写。为了全面掌握材料，他遍读了四川省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所存方志和族谱，终于按时完成计划，取得学术研究上第一个胜利，这是值得祝贺的。

当然，黄君出版这本书，只是初试锋芒，并非十全十美。学海无涯，有待学习和研究者多矣。黄君风华正茂，来日方长，继续努力，日就月将，就一定能在学术和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于此有厚望焉。谨序。

经本植  
序

将方言俗语与民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考察俗语之所本、方言之嬗变和与民俗的渗透，这是研究方言的一个好传统。三国吴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已开其端。晋朝郭注《尔雅》也对不少名物作了民俗学的记录。如《尔雅·释木》“魄，榘榘”郭注：“魄，大木细叶似檀，今江东多有之。齐人谚曰：‘上山斫檀，榘榘先殫。’”古语或方言的不同，有的直接是语音的嬗变。如《尔雅·释木》：“檟，苦茶。”郭注：“蜀人名之苦茶。”“茶”即“荼”之古字，唐时省一笔以专指茶。唐陆羽《茶经·一之源》也说：“（茶）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葍，四曰茗，五曰荈。”而《说文·木部》：“檟，楸也。”可见为木名（《左传·哀公十二年》：“檟可材也”），非茶之名。此处指茶或茶树之檟，实即“苦茶”在方言中之合音。苦，溪母；茶，鱼部。



二字之合音与“擗”（见母鱼部）只有声母的送气与不送气之别。又如《说文·黑部》：“党，不鲜也。”此即今四川人说人敝垢无神或草木枯萎而谓之“蔫答答”之“答”。“答”、“党”一声之转。汉刘熙《释名·释州国》又曰：“上党，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所”即处所。现在四川有些地方仍把“地方”、“处所”称为“党”（读去声）。如究其民俗来源，则又有可能来自古代的地方组织制度，即五百家为一党（见《周礼·地官·党正》郑注）。于此可见，方言词语，除有古语来源并且有的经过了语音嬗变而导致用字改变外（这种语音嬗变大多是有规律可循的），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民俗。

民俗反映在部分方言词语中，而这些方言词语不仅概括了民俗的内容、特征，有的还兼容了民俗的感情色彩。如四川人把行为猥琐或鄙小之人骂为“屁巴虫”，这实际上也导源于一种古老的民俗——贫贱之人常以这种虫子为食。这种虫子秋季生活在江边沙石滩上，翅短而不能高飞，被人捉住会放屁，炒熟后可食，食有辛味，无须另加作料。唐人苏恭注《本草》即说：“此虫味辛而臭，汉中人食之……一名负盘。”唐代开元年间的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也说这种虫“戎人食之，味极辛辣”。辛辣而好放屁，这个特点也被川人运用于民俗词语而作为一种詈骂之辞。唐人记载是汉中人和戎人食之，而我是川东人，少时与许多人一样，就曾在长江边的沙石碛中捕捉并炒食过这种虫子。于此也可大略窥见一点民人迁徙、民俗渗透的痕迹。古无轻唇音，“负盘”与“屁巴”（“巴”在“屁巴虫”中念〔p<sup>6</sup>a<sup>21</sup>或pa<sup>55</sup>〕）只是一声之转。



古语中有些现象或词语，以古论古是很难说明白的，但联系方言或民俗可使人豁然贯通。如清代音韵学家研究上古韵时得出了一条规律——阴阳对转。我在讲授《诗经》中的合韵时给学生讲到这一问题，学生十分迷惘，不理解是怎么回事。我对他们说，现在成都有些年轻人，特别是女青年，口语中常把收-n尾韵的鼻音韵尾去掉，而在韵母的主要元音上略加一点鼻化色彩，视为时髦。如“成都晚报”的“晚”，在他们口中常常被念成[uã]，如果用于与无辅音韵尾的阴声韵押韵，实质上说与古代的“阴阳对转”是同一种道理。这样一来，学生就容易理解了，因为这是他们生活中习见的现象。《史记·刺客列传》上有一段话：“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这是秦始皇因高渐离是刺客荆轲的朋友，但善于击筑这种乐器，便未杀高渐离，使其在身边为自己击筑奏乐；为防止高渐离谋杀自己，便“矐其目”。什么是“矐其目”？司马贞《索隐》云：“说者云以马屎熏令失明。”未详其说。且西北牧民多以晒干的马粪为燃料，未闻有致人失明之说。司马贞也只说“说者云”，看来，这种解释也是听来的。我怀疑这个“矐”就是今四川话仍说的“蠹”。“蠹”有刺义（如“手被毛虫蠹了”）。“矐其目”即刺瞎高渐离的眼睛，使之只能用手击筑而不能看见始皇，无法伤害始皇。以情理论之，要把人眼睛弄瞎，没有比刺瞎更简便的，何劳去用马屎熏？“矐”字《集解》、《索隐》皆音海各反，与四川话中的“蠹”读音完全一致。“矐”作刺解，还有一个证明，这就是《史记·田儼列传》“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索隐》：“螫音矐，又音释。”矐、矐、螫、蠹，

上古皆铎部字，实为一词。如果再进一步探索一下这个词的来源，也许与“盲”有关。“盲”上古为明母阳部，“矐”为晓母铎部。阳部与铎部为同类韵，主要元音相同，而上古晓、明两声母关系密切（有的音韵学家别立为“悔”母）。上古本就有刺瞎罪人的双眼而使之为奴的刑罚，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宰臣》中考之甚详。我这里之所以不惜占去篇端的宝贵篇幅来谈这个问题，只是想说明，方言可以解决古籍词语不少疑难问题。这应是无疑义的。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汉语方言和民俗是研究古汉语和汉语史的宝贵财富，所以对于尚军所从事的研究，我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着。尚军是个十分勤奋的人，为了完成这一课题，他遍查了省内的一百多部县志、大量的族谱，并亲自到省内各地作了许多实地调查。为此，他曾劳累得数次住进医院。我曾多次批评他，要他有张有弛，注意身体健康。他在我面前总是恭而听之，但一当着手于课题就忘了一切。我并不主张这种不顾及健康的拼搏，但像他这种顽强刻苦的治学精神，在当代的中青年求学治学者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部书稿，在尚军撰写过程中，我是先先后后看过两遍了；虽尚不能尽如人意，但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尚军要我写篇序，我想，这个课题研究的意义向熹先生的序中已说得很清楚，我就谈点具体的例子以续向序之貂。是为序。

目  
录

向 熹 序 .....	( 1 )
经本植 序 .....	( 3 )
<b>第一章 绪 论 .....</b>	<b>( 1 )</b>
第一节 研究方言与民俗的关系所具有的意义 ..	( 2 )
第二节 本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	( 6 )
<b>第二章 四川方言词语反映的四川民俗 .....</b>	<b>( 8 )</b>
第一节 婚姻习俗 .....	( 9 )
第二节 生育习俗 .....	( 42 )
第三节 寿诞习俗 .....	( 52 )
第四节 丧葬习俗 .....	( 55 )
第五节 饮食习俗 .....	( 90 )
第六节 游艺习俗 .....	( 99 )
第七节 信仰习俗 .....	( 113 )
第八节 岁时习俗 .....	( 119 )

第三章 四川民俗对四川方言词语的影响·····	(134)
第一节 四川民俗对四川方言词语形成的影响·····	(135)
第二节 四川民俗的发展对四川方言词语的影响·····	(180)
第四章 四川方言的形成·····	(219)
第一节 对古代巴蜀方言词语的继承·····	(222)
第二节 受中国古代通语和俗语的影响·····	(229)
第三节 因土民迁徙导致与其他方言的融合·····	(243)
第四节 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260)
第五节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277)
第五章 四川方言部分词语本字考·····	(282)
第一节 考辨四川方言词语本字的意义·····	(283)
第二节 四川方言部分词语本字考·····	(291)
第六章 附 录·····	(303)
一、四川地区 100 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	(303)
二、历代典籍中记载的部分巴蜀方言·····	(313)
三、四川方志所记载的方言词语·····	(320)
四、四川方志所记载的民俗词语·····	(374)
五、本书所用四川方志版本目录·····	(423)
六、本书正文部分方言民俗词语音序索引·····	(428)
后 记·····	(444)
再版后记·····	(446)

## 绪论

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在中国已有漫长的历史，如果从西汉时成都人杨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算起<sup>①</sup>，已有两千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推广普通话和语言研究的需要，语言学者和语文工作者对各地汉语方言作了不少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大多表现为语音系统的描写、方言词汇的搜集整理和方言词典的编纂，或是将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的异同进行对比。

我国最早从民俗的角度来解释方言的，应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该书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对方言进行了分析：“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sup>②</sup>但颜氏感到将方言的差异仅仅归结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似嫌不够，于是又从风俗习惯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sup>③</sup>

---

①以下简称《方言》。引用此书据周祖谟《方言校笺及通检》，科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各书首次出注后，以后重见只列书名及页码。所引四川各地方志，分存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部分为笔者至四川各地实地调查所得。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四川各地方志，标出书名及年代，版本参见附录五。

②《颜氏家训》卷七页173，《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颜氏家训》卷七页174。

而通过方言俗语了解风俗民情，已见于先秦，如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密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sup>①</sup>但是，根据方言与民俗的关系来研究方言，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系统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民俗学的研究颇受重视，却又未能透过方言这一语言学科去深入剖析民俗词语的由来和形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语汇——的变化，去探究社会生活的图景和变动，从而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应该是社会语言学的艰巨而又极有意义的任务。”<sup>②</sup>本书即是立足于民俗的角度考察四川方言词语的语源、本字、由来、形成及其在历史上的某些变化；同时，也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些词语的语音或书写形式的嬗变。因此可以说，本书所论属语言学（方言学）与民俗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

### 第一节 研究方言与民俗的关系所具有的意义

民俗学包括的内容很广泛：从横向看，有民俗地理学；从纵向看，有民俗历史学，这两者都在方言词语上留下了不少沉积或踪迹。至于土民的融合和迁徙，更在方言的形成与变化上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这样说，没有民俗历史学与民俗地理学的研究，对方言的研究只能是平面的，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研究方言，对于了解民俗，真正把握地方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有很大帮助。《礼记·曲礼上》说：“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

<sup>①</sup>据民国南陵徐乃昌《随庵丛书续编》影印元大德本。

<sup>②</sup>陈原《社会语言学》页224。学林出版社1983年8月版。

门而问讳。”<sup>①</sup> 这里的“禁、俗、讳”很大部分是以方言表现出来的。

罗常培先生指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sup>②</sup> 方言词语的形成、消长和融合，固然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可循，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在诸多外部条件中，民俗对方言形成和变化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sup>③</sup>。只有对方言区的历史、人口、社会习俗等文化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认识方言的形成、消长和融合，才能为方言的深入研究提供确切可靠的社会依据和历史依据。

四川方言是西南官话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它的通行区不仅限于四川地区，也包括北至陕南，南至滇贵，东至湘鄂西的广大地区。研究四川方言与民俗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对西南地区多数人口的语言与民俗的研究也具有代表作用。选择这一课题，不仅因为笔者是成都人，还因为四川方言使用者多，分布面广，对于它的研究，无疑会对其他地区方言与民俗的研究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因为从民俗这一角度来研究方言词语，系统的著作尚未见到，笔者虽经过多年的努力，也是尝试为之而已。如果以后能见到更多的“××方言与民俗”研究的成果问世，或者“民俗方言学”正式诞生并成为一门新兴学科，那么，笔者梦寐以求的愿望就算达到了。因此，具体地说，这项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 一、便于认识四川方言在汉语中的地位和作用。

---

①《十三经注疏》页1251。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影印本。

②罗常培《语言与文化》页89。语文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③此处的民俗应是广义的，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人口构成、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等等。



二、为深入地研究巴蜀方言、民俗乃至历史、文化等，提供丰富的、有理可循的例证和材料。

三、有助于民俗方言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的实例这里就不赘举了。我们这里只说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川东江边很流行的一个用语“递漂”<sup>①</sup>，——因一些小场镇在江边未设码头，行人上大船须先乘小木船并划至停在江中的大船旁，然后由小船上到大船。这种上船方式川东江边一带过去称为“递漂”。如《宜宾市志·社会风俗》：“用小船载客上轮船叫‘递漂。’”<sup>②</sup>我们看看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在他的语文学名著《义府续貂》中的一段论述：

嘉陵江中大舟经过，岸人欲附载者以牒子引渡，土俗谓之地飘。案：当为递受。递者，传送之意。受者，《说文》云：“上下相付也。读若《诗》‘漂有梅’。”<sup>③</sup>

蒋先生的这段文字虽不长，但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以地理环境为重要因素的民俗风习也反映在四川方言俗语中。

二、四川方言俗语有的实际上是古语的遗存，尽管有时人们书写记词时使用了另一个同音字或音近字。

三、由方言词语可以考察民俗的历史变迁。正是由于水上交通的发展，各主要市镇都兴建了码头或设置了囤船，于是“递漂”这个词语也就随之而逐渐为人们所淘汰了。

我们如果还要进一步追索“递漂”这个“漂”的本字，蒋先生引到的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中所收的“受”却是音义都与“递漂”的“漂”相合<sup>④</sup>。“受”是“六书”中的会意字，用上下两

①本书所使用的方言词语，一时难以考出本字的用同音字代替，首次出现时，在该字右上角加“=”表示。

②《宜宾市志》页693。新华出版社1992年7月版。

③《义府续貂》页42。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

④以下简称《说文》，据段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只手相引援会意<sup>①</sup>，合于“递漂”的实际情况。

鉴于上述理由，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四川方言词语反映的四川民俗和四川民俗对四川方言词语的影响。这两部分内容是本书的主体。虽说我们现在都还不大可能将四川方言词语与民俗的种种复杂关系悉数归纳条举，但仅就其中的一些加以引证分析，也可以见到民俗与方言词语关系之一斑或大略了。

论到四川民俗与方言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四川方言的形成过程，因为这个形成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民俗的主体——人口或民族迁徙、聚居或形成的过程。正如研究客家话不可能不涉及客家人的历史及其分布状况一样，研究四川方言与民俗自然也与四川地区人民的来源密不可分。除此以外，古代巴蜀方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的遗留，历史文化因素及地理环境因素，都对四川方言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由此可见，四川方言的形成确实有它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从四川方言中考察民俗，从民俗中透析四川方言词语的来源及语源，阐述民俗对四川方言词语的重大影响，这就是本书的主论部分。

弄清了四川方言词语的民俗语源，再来重新研讨四川方言词语的本字，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这项工作不仅具有语文学价值，而且还有正本清源、规范方言词语用字的作用。前面举到的“递漂”的“漂”，过去一般都以为用“漂”或“飘”，从其“上下相付”的动作和读音上看，蒋礼鸿先生认为即《说文》的“𠂔”是有道理的。对一些本字的研究，还可以为我们认识四川方言词语的来源找到依据，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方言》卷七：“怜职，爱也。言相爱怜者，吴越之间谓之怜职。”<sup>②</sup>

<sup>①</sup>“又”在古文字中即表示“手”。

<sup>②</sup>《方言》卷七页49。